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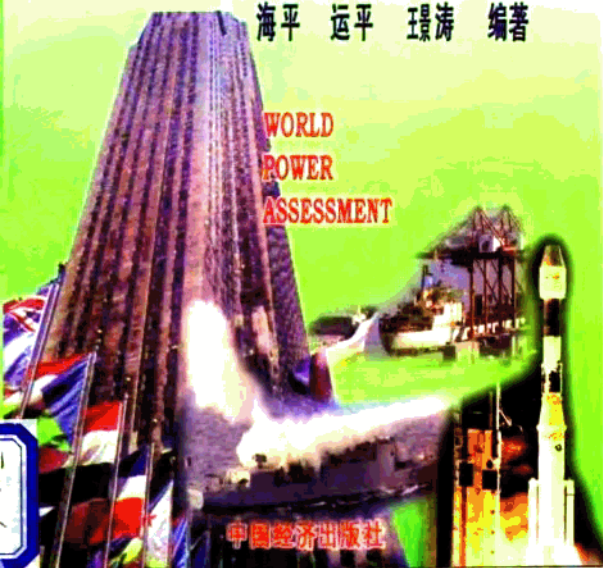
各国

综合国力排行榜

海平 运平 璟涛 编著

WORLD
POWER
ASSESSMENT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各国综合国力排行榜/任海平编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4: 1.
ISBN 7-5017-4133-6

I. 各… II. 海… III. 综合国力—排序—世界 N.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560 号

各国综合国力排行榜

海平 运平 廖涛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125印张 21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17-4133-6/F·2889 定价:20.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072546

行研究主部藏书

分类号 F16/42

总号 072546

21世纪,人类世界将进入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谁在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丰靠的基础与保障,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综合国力将成为争取未来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标志。

有史以来,竞争便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手段的古代,人们通过发展农业和拓展种植范围来竞争发展;后来又转向通过工业和商业竞争来加快富强和拓展影响。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军事力量又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各列强以此来掠夺占领,迅速扩大财富与权力。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现代科学技术开始迅猛发展为标志,人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竞争时代——综合国力竞争时代。

综合国力竞争时代的出现是历史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结果。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大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竞争的手段与途径。首先,科技发展使武器装备

发生了巨大变化,武器装备的效能越来越取决于其高新科技含量,而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又对现代作战的胜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以往的军事竞争就自然地转向了科技竞争。也就是说,谁在现代科技上占有优势,谁便能够在当代军事上占有优势。其次,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对军事以外的许多人类生活的重大领域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推动促进。有了这些,也必将最终提高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说到底,当代国家实力的发展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把人类从军事竞争的时代带向了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在战后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已有众多的实例越来越明确有力地证明着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如美苏的争霸,最终以美国发达的科技和雄厚的经济将苏联拖跨为结局;而前苏联尽管拥有一支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力量,但没有以先进科技为基础的发达经济,最终不仅军事优势维持不下去,连人民生活都无法改善,落了个崩溃解体的下场。再如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由于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重登世界舞台,大有越来越咄咄逼人之势。亚洲“四小龙”用其经济奇迹也在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些众多例子都在向人们昭示:发展科技与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是通向未来的最佳捷径和唯一途径。

只有综合国力强盛,才能长远地兴旺发达,已开始成为共识。单靠一项或若干项领域的优势无法维持持久的安全与繁荣。深入地研究综合国力问题,找出差距,弥补赶上,全面地提高国家实力,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

1998年2月

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

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

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

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

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高新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繁荣昌盛，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

一、综合国力的理论与应用

通俗地讲，综合国力就是国家各个方面实力的有机总和。因此，研究综合国力的出发点首先就是国家。没有国家，也就谈不上国力或综合国力。而国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作为其最基本和最根本的职能。国家利益将伴随着国家的历史，始终成为每个国家追求的唯一目标。

对于国家利益，长期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有许多看法。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国家利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地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国家利益的本质是不变的，这就是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在西方国家，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一个有众多主权国家为了争夺权力而竞争和对抗的世界里，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都必然把自己的生存当作最低限度的要求。”(《政治学的困境》)即把国家的生存作为国家利益。摩根索还曾论述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政府要制定明确的国家战略和基本政策，从而使抽象的国家利益变成了具体的政治现实。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奥古斯德还把国家利益具体化为四个要素，即(1)国家的生存和自保，包括领土的完整、政治独立和基本制度的保持等；(2)经济自给自足；(3)

国家威信；(4)对外扩张。时至今日，摩根索等西方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家利益的某些观点已经开始过时。如在当今世界环境条件下，各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相互的渗透和依赖，任何一国的生存与发展，都只有在别国生存与发展的同时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也就是说，超越于单纯国家利益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或全球利益将越来越大地影响人类生活，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也将得到新的发展和丰富。

(一)国力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力(National Power)通常还被称为国家权力、国家力量、国家实力、国家能力、国家总体力量等，它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基础与手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力所包含的内容及地位也是不同的。

在古代，早期国家的发展是以农业为根本，因而农业的发达程度就成为衡量国家力量强弱的主要标志；随着商业的发展，拥有财富(以货币为标志)的多少又成为国家实力大小的标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其《国富论》中曾经阐述了只有自由地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增强国力的思想。后来，随着竞争的激烈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战争又成为争夺霸权的主要手段，军力也成为国力强弱的主要标志。总的看，西方国家的古典国力观存在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比较突出地强调了国力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国力要素的多元性和综合性。

东方的战略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基础，许多早期的兵学著作即显露出综合国力的思想。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曾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要“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五事即指政治、天时、地利、将帅素质、法规制度等内容，实质上是关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因素的综合制胜理论。孙子所提出的，至今仍被许多西方人士所热表称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其核心就是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威慑等手段以达到制止战争爆发、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目的。

近代，随着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快速发展与不断完善，人们关于国力的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的丰富和提高。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在《战争论》中写道：“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敌人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的乘积，这两个因素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是西方对国力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从古典国力观向近代国力论过渡的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明确阐述了通过控制海洋成为世界强国的思想，并提出了掌握制海权必须具备的六个条件，即地理位置、领土结构、自然疆域、人口数量、国民习性、政府制度，这实际上也是国力的基本体现。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也是对国力进行定性分析的重要代表人们，近代国力论的真正形成可以说也是从他的“大战略”思想开始的。他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提出了“间接路线实际是比直接路线更为优越”的观点，其实质就是综合建设和运用政治、军事、外交、贸易、财政及民心等各种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对国力进行定性分析集大成者还是当数美国学者摩根

索，他在《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对国力的本质、要素、评估等都做了系统地深刻论述。其中写道：“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们的直接目标。”他还把权力具体化为三种形式，即(1)保持权力：维持国际社会权力分配的现状；(2)显示权力：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和威望；(3)扩大权力：对外扩张。

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许多精辟论述里，也有关于国力的思想。列宁曾经指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列宁军事文集》)，斯大林也指出：“目前的战争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著名指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斯大林军事文集》)。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及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这个力量实质上就是指国家的整个综合力量。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还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对于国力的比较研究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中世纪的一些西方著作中就有关于不同国家民族生活状况与比较的内容，但多是为从政者和经商者提供些情况，缺少比较与分析。17世纪英国学者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曾对荷兰、法国、英国的现状和潜力进行了计量、推算和比较，提出了英国完全可以超过荷、法的观点。18世纪中叶的德国地理学家布欣(A·F·Büching)在《欧洲各国国势学概念》一书中从国别间的比较发展到了同类事物间的比较。后来，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A·Quetelet)和俄国统计学家杨松(Ю·Э·Яхсод)都在著述中进行了国别统计的对比研究。

国家间的比较研究自近代以来发展较快。国际联盟在

1919年成立后,曾对国际比较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国民收入在各国的普遍计算,使国际比较由简单、孤立的数量比较进入了较为复杂的、以价值量表现的经济总量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比较研究开始发生重大的质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核算体系的建立、统计信息量的激增、计算机的应用、计算方法的进展。美国、前苏联,以及日本、德国、法国、中国等国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用“综合国力”的概念进行国际比较,在近20年兴盛起来,逐渐成为各大国极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力的研究也真正开始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现过渡。

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富克斯(Wilhelm Fucks)在60年代出版了《国力方程》一书,用人口、钢、能源等指标建立了强国模型公式。后有学者用相似的思路选取更多的指标对国力进行了测算。美国学者克莱因(Ray·S·Clien)是现代对国力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并作出定量分析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世界权力的评价》及有关论文中,提出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国力方程来评估国力,并测算了77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数值。克莱因的方程比富克斯的方程有了关键性的进步,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没有考虑到影响当今国力非常重要的科技力量;虽然比富克斯更多地考虑了一些软指标,但难以客观估价。日本综合研究所在80年代对综合国力曾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从三个方面(即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对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中国学者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综合国力,至今已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发表。中国的决策层也非常关注综合国力的研究,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列到了中国1990~2000年科技规划和“八

五”计划里。

（二）综合国力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对于综合国力，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概念界定。但大同小异，本质上差别不大。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论述。

美国的摩根索认为，“所谓权力，指的是一个人影响（支配）他人思想（意志）和行动的力量”，“权力可以包括建立和维持人对人控制的一切东西”，“权力包含着人对人的统治”。富兰克尔认为，“一国的实力是使本国的意图具有效果的能力”。克莱因认为，“国力即一国政府对别国政府所行使的强制力和抑制力”。小约瑟夫·奈认为，“实力是指干事情和控制他国的能力，是使别国去做没有外力驱使不会去做的事情的一种能力”，“控制他人的能力往往是同拥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分不开的”。霍尔斯蒂认为，国力即“一国控制别国的一般能力”。多伊彻认为，权力“是冲突中取得优势和克服障碍的能力”。美国前总统里根也讲过：“实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有我们国内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同国外盟友的团结。”

前苏联认为“国家防御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物质和精神力量的现有发展水平，是军事、经济、精神、政治及科学潜力的总和”，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社会结构、政治组织、人民生活水平和方式、执政党的政策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认为，“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某一政治单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位的能力”。

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如“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黄硕风),“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力量”(丁峰峻),“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具体地说,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从整体上来计量的社会生存和发展诸要素的凝聚总和”(王涌芬、陈沙、石小玉等)。

总的看来,综合国力的概念呈现出综合性和概括性、战略性和强制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特征,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自由行动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国际地位和作用的一种衡量尺度。需要说明的是,综合国力和国情、经济实力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情是国家历史和现状的总和,综合国力只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经济实力则只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国力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确定国际地位和发挥国际影响作用的基础。国家盛衰实质上就是其综合国力消长的反映。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基本上是由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国际战略力量又主要表现在各国的综合国力上。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准确地估价有关国家的国力,并做出相应科学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

对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外学者的论述也比较多。美国学者斯派克曼把国力的构成因素归结为10个,即“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摩根索认为构成国力的因素有9个,即“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状况,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能力,政府质量”。

克莱因认为国力要素包括“基本要素(人口、领土)、经济力(国民生产总值、能源、重要矿产、工业、粮食、外贸)、军事力(核军力、常规军力、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战略意图、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亨廷顿认为,国力的主要因素有“人口数量和交流程度,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内聚力、政治稳定,军事实力,意识形态感召力,外交联盟,技术成就”。美国官方则把国力归结为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四大要素。

前苏联把国力大致归结为人力资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能力、战略原料和材料、动力资源、财政资源和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精神政治潜力(《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日本综合研究所认为综合国力包含三个方面,即国际贡献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生存力(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实力、防卫力量、国民意志、同盟关系)、强制力(军事力量、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实力和外交能力)。法国的雷蒙·阿隆把国力归结为三个要素,即占据的空间、资源(物力和人力)、集体行动能力。德国的富克斯把国力的基本要素定为国土、人口、钢铁产量及人均产量、能源产量及人均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

中国学者对国力的构成要素也有众多论述,其内容主要包括下列若干方面:自然条件(包括地理位置、国土面积、气候与地形、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人口(包括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力人数等)、经济(包括经济规模与发展,国民生产、工业能力、食品供应、财力等)、科教文(包括科技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科研经费的投入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科技发展水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民教育水平、文化活

动状况等)、军事(军人的数量及质量、武器装备的规模与水平、军事的投入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军事科技工业的能力与水平等)、政治(包括战略意图、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感召力、政府的能力及稳定性等)、外交(外交政策、建交国家、同盟关系等)、国民精神(国民特性与士气等)等。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现代高新科技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内容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也将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些变化将会体现在多个方面。

以往,在战争中的军事实力是表现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准。随着美苏军事竞争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为标志,国力竞争明显开始由以军事竞争为主转向以高新科技和经济竞争为主。科学技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上升。而既受科学技术推动又为科技发展提供支撑和支持的经济实力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依靠于传统基础工业实力,而更多地依靠许多新兴产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实力。信息将作为一种实力逐渐在国力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也是人类走向信息社会,相互间的联系、依赖和影响加剧的历史发展所致。信息不仅在改变着科技与经济,也在改变着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未来社会,谁掌握了信息,谁便能掌握发展的杠杆。信息优势正在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制信息权也将成为继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后人类又一争取竞争胜利的“杀手锏”。美国的奈已讲到,“信息正在变成实力”,“对新的信息及时作出反映的能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力手段。随着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的兴起,原料的重要性减少了”。日本学者也提出:“日本将不靠商品联接世界,而要靠信息联接世界。”

反思战后美苏争霸的历史，表面看主要是军事竞争，实质上是科技为核心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科技对经济的重大促进作用也是在战后开始急剧上升的。据有关统计，对于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科技进步所占的比重（即科技进步贡献率）在本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期间内，只占百分之十几；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则达到50~70%。正如摩根索所讲的，“国家兴亡和文明盛衰往往是由战争技术的差异决定的”，奈则更明确指出：“自从核时代1945年开始以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直是特别关键的实力资源。”“在估计国际实力的时候，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诸因素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而地理、人口及原料则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以往国力要素中所特别强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在未来将越来越不显要。随着国际间的相互经济渗透及带来的各方面渗透（如政治、文化、精神等），能力强的国家可以在他国拥有越来越多的“隐形国土”和“隐形人口”，在实质上影响和控制别国，而能力弱的国家则面积与人口“形同虚设”，并无多大的控制力。而要达到发展“隐形国土”和“隐形人口”的能力，自身人口的素质和质量是最根本的因素。另外，地理位置的作用也将不像以往那样重要。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和人类交往能力的发展，使地理位置不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则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使有利的国土位置不再成为天然的屏障。自然资源也不再非常重要。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许多资源贫瘠地区的经济均高速发展，已充分证明这一点。这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越来越明确的趋势，用知识、技术、能力将能替代资源。美国学者瑟罗在《21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中也谈到，“到下一个世纪，依靠自

然资源谋生的人数将会更少”，“自然资源不再是竞争的要素。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致富的保障了，不拥有自然资源也不会成为致富的障碍”。

总之，在未来，所有国力要素中不可变的因素都不那么重要了，人类的真正竞争将最终过渡到思想精神力量的竞争，智慧、知识、能力的竞争。这将是人类的最大解放。每一个国家不论它现在多小多弱，只要能最充分地爆发出它的内在精神潜力，将其智慧和勇气发挥到最高极致，便能使国力一步步推向前进，赶超一个又一个国家，直至最高峰巅。国家的潜力将不再主要是物质上的潜力，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潜力。认识到这一点，便能产生出经济起飞、国力腾飞的奇迹。还有，在未来，对于构成综合国力的各个要素，都将呈现出：水平比规模更重要，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三)综合国力的评估测算方法

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综合国力定量测定方法主要有：德国富克斯的“强国公式”，美国克莱因的“国力方程”，日本的综合指数法，中国黄硕风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于宏义的“综合国力测度评价”、王涌芬等人的“综合国力测算方法”等。

1. 德国富克斯等人的国力评估方程：

$$\text{评估方程为: } M_t = \frac{1}{2} [(M_s)_t + (M_e)_t]$$

式中， M_t 为 t 时期的国力指数， $(M_s)_t$ 和 $(M_e)_t$ 分别为 t 时期的钢和能源指数。其中， $M_s = P_a \cdot S_b$ ， $M_e = P_a \cdot E_b$ ， P_a 、 S_b 、 E_b 分别为人口、钢产量和能源产量。由于此方程涉及的指标甚少，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